

華嚴大學研究

河北師範大學 碩士生
孫嚴

摘 要

華嚴大學是近代華嚴教育的代表。在月霞法師的不斷努力下，雖然存在時間較短，並且多次進行了遷址，可謂是經歷諸多磨難，但是華嚴大學的影響是非常久遠和廣大的。不但培養了大量的華嚴學人才，為華嚴義學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身為第一所弘揚華嚴義學的佛教大學，其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對之後弘揚華嚴義學的佛學院起到了良好的典範作用。華嚴大學是民國時期佛教復興的代表，也是華嚴學發展的關鍵一環。

從哈同花園到海潮寺，又到九華山，華嚴大學在複雜的民國環境下艱難創辦，在法師及居士的努力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弘法僧人。華嚴大學的辦學制度和課程設置為之後的佛教學校提供了優秀的範本。華嚴大學不僅為近代華嚴僧教育開啟了先河，更促進了華嚴義學的發展，更新了民國佛教的風氣。

關鍵詞：華嚴大學、創立和變遷、概況、影響

目前關於華嚴大學的專門性著作尚未出現，華嚴大學的相關研究只是零星地散落在關於民國時期佛教發展的著作中。釋東初法師的《中國佛教近代史》中，通過月霞法師和羅迦陵居士的記載可以還原華嚴大學的一些史實。遊有維先生的《上海近代佛教簡史》中，在介紹近代上海佛教團體時，對華嚴大學做了簡單的梳理。陳兵先生、鄧子美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中，介紹月霞法師復興華嚴宗時，簡單介紹了華嚴大學。麻天祥先生的《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中，有小篇幅地介紹華嚴大學。

對華嚴大學研究比較詳盡的論文包括：李明學者的《民國時期僧教育研究》，對華嚴大學以及月霞法師一脈的華嚴僧教育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張珊珊學者的《月霞法師復興華嚴之研究》從月霞法師的角度研究華嚴大學的概況以及變遷情況。韓朝忠學者的《近代華嚴僧教育之研究》對華嚴大學的辦學內容、變遷情況以及之後華嚴僧教育發展進行了研究。

由此看來，華嚴大學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專門性研究仍然欠缺，專門著作尚未出現，論文中的華嚴大學相關內容也是作為民國僧教育的一部分，並未專門對其進行研究。華嚴大學雖然存在時間短，但其影響以及意義重大。華嚴大學是由月霞法師在烏目山僧、及狄耿青等居士的建議下，於 1914（民國 3 年）在上海哈同花園創辦的第一所弘揚華嚴義學的大學。民國時期是佛教的一個復興時期，佛教教育、報刊、慈善等發展極為迅猛，為華嚴大學的創辦創造了良好的基礎。華嚴大學作為華嚴義學發展的關鍵一環，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不可撼動。筆者從五個部分對華嚴大學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一、華嚴大學建立的社會背景；二、華嚴大學的創立與變遷；三、華嚴大學的概況；四、華嚴大學「消失」的原因；五、華嚴大學的影響。

一、華嚴大學建立的社會背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的佛教發展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國家形式嚴峻，難以給佛教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基督教的逐步滲透發展也給佛教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以及佛教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如民國僧眾眾多，「統是以觀，則佛教信徒多或全國十分之八九焉，少亦全國十分之六七焉」¹，但是僧眾素質低下。首先，許多僧尼出家的原因就是躲避戰亂，能夠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對於佛學理解的很少。其次，由於戰亂等問題，僧眾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自身素質得不到提高。最後，許多僧眾不講究自身修為，反而實踐過渡化地經懺，以此養家糊口。

¹ 一乘，〈中華民國之佛教觀〉，《佛學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1 卷》，頁 22。

由於種種問題的出現，許多仁人志士就為佛教發展尋找出路。「20 世紀佛教文化繼晚晴佛學伏流揚波而起，彙聚成滌蕩全國的大潮，發出震撼神州大地的海嘯。寺僧、居士、學者，分頭並進，研習佛理，興辦學校，弘揚佛教文化，熔鑄新的人生哲學。這是在唐代佛教文化鼎盛之後的又一次研究佛學的空前盛況」²，佛教界諸多人士認識到需要自己站出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於是大批僧人、居士開始行動，為復興佛教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法師們四處奔走講經，並提出佛教要復興就需要改革。居士也紛紛出資組織刻經和創辦報刊，「居士是中國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啟動者、奠基者；居士是推動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中堅力量；居士是近代佛學研究的重要力量」³。例如楊仁山居士畢生致力於佛教文化事業，搜集古德佚書、刻經和流通佛典，創立金陵刻經處等。另外佛教相關的書局、報刊創辦，例如《佛學叢報》《佛學月報》《海潮音》等，對於佛教的普及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法師和居士、學者在進行佛教改革中，逐漸意識到要想根本促進佛教發展，需要培養僧材，於是全國掀起了僧教育之風。例如楊仁山先生創辦的「祇洹精舍」，是較早的僧教育學校。基於這個背景之下，月霞法師在上海創辦了華嚴大學。「上海的僧侶教育，自 1914 年月霞法師在哈同花園創辦華嚴大學開始」⁴，華嚴大學在這樣一個佛教復興的大背景之下應運而生，反之又推動了佛教的傳播和發展。

二、華嚴大學的創立與變遷

華嚴大學在月霞法師以及上海佛教界人士的幫助下在哈同花園建立，先後經歷了遷往杭州海潮寺，又擬遷入九華山東崖寺，未果解散，最後月霞法師想在常熟破山興福寺續辦華嚴大學，可惜隨著法師圓寂，遷址擱淺。

（一）華嚴大學創立

1、客觀基礎

「辛亥革命（1911 年）至『八一三』（1937 年）抗日戰爭二十六年之間，是上海佛教全面大發展時期，同時也形成中國近代佛教復興的中心，因此，上海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就變得很重要了」⁵。上海交通便利，對外交流也便利，佛教在日本發展的很好，許多留學日本的學者和學生，回國後大都居住在上海，進行佛教研究，所以在上海掀起了一陣研究佛教的熱潮。加之一大批居士和學者對於

² 麻天祥，《晚晴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頁 52。

³ 何宗旺，《居士與中國近代佛教復興運動》，頁 86-88。

⁴ 遊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頁 142。

⁵ 遊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頁 62-63 頁。

佛教的支持，促進了佛教在上海的發展，也為佛教研究提供了一個好的環境。佛教相關的書局、報刊在上海創辦，例如《佛學叢報》《佛學月報》《海潮音》等，對於佛教的普及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上海是中國佛教的中心，上海近代佛教在民國年間佛教復興運動中居領導地位」⁶。這為華嚴大學的創辦提供了一個適宜的土壤。

哈同花園女主人羅迦陵「請月霞法師講演諸經，茲擬於今年之秋，大闡華嚴，訂期三載」⁷，可又見「竊念聽眾雖不乏人，惟鄉無專門學校提倡」⁸。正值月霞法師有創辦華嚴學校的想法，但苦於「四眾人士大半因經費支絀，以致研究維艱」⁹。於是羅迦陵「聞經發心」¹⁰，在自己的花園內增設「校舍三十餘間，招集法眾安居誦習，凡所須用一切供給」¹¹。羅迦陵以及其哈同花園為華嚴大學的建立提供了物質基礎。

2、主觀基礎

在客觀條件具備的基礎上，華嚴大學的創辦離不開法師以及居士的主觀推動。

月霞法師為創辦華嚴大學的頂樑柱。「華嚴一宗，自清乾隆年間通離以來，特別是太平天國之後，幾乎絕響，月霞以禪門宗匠，精研《華嚴》說法一百餘會，培養大批佛學人才，為重興華嚴宗做出了重大貢獻」¹²，月霞法師是民國時期弘揚華嚴的關鍵人物，並且被認為是「當時國內第一流法師」¹³。月霞法師的一生都在為佛教以及華嚴的弘揚貢獻自己，「深入闡發弘揚賢首教理者首推月霞」¹⁴。月霞法師曾到多出講經，頗具聲譽。1906年，受孫中山先生等人邀請到日本東京講《楞伽經》《維摩經》《圓覺經》等大乘經典。1908年受楊仁山居士邀請到金陵的祇洹精舍講學，之後在1909年於江蘇籌辦僧立師範學校。這也為之後創辦華嚴大學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⁶ 吳平，〈上海近代佛教的分期與特色〉，頁109。

⁷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0。

⁸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0。

⁹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0。

¹⁰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年，第11卷，第3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5卷》，頁84。

¹¹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0。

¹² 遊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頁80-85。

¹³ 李明，〈民國時期僧教育研究〉，頁47。

¹⁴ 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頁394。

華嚴大學的創辦除了月霞法師的努力以外，還有一些在上海活動居士推動，例如：烏目山僧——黃宗仰、狄楚青等眾居士的功勞。

烏目山僧——黃宗仰，又名黃中央，被梁啟超譽為「我國佛教界中的一流人物」，在近代史上為推動佛教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1892年，由知客僧升任監院的黃宗仰，接待了前來金山寺進香的上海富商哈同及其夫人羅迦陵」¹⁵，哈同夫婦和黃宗仰的結識為華嚴大學在哈同花園地開辦創造了條件。羅迦陵欽佩黃宗仰的佛學造詣，所以「慕名皈依，執弟子禮」¹⁶。幾年之後，哈同夫婦決定建造一座花園，便聘請黃宗主持園中的經堂建造。這座花園就是之後華嚴大學所在的哈同花園，又叫愛儷園。花園建成之後，黃宗仰就留在了哈同花園，之後由羅迦陵出資，黃宗仰及一些僧客組織校刊《頻伽精舍大藏經》，從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應有的歷史地位」¹⁷。這樣哈同花園就成了上海僧眾和居士聚集地之一。烏目山僧認為復興佛教「惟復古清規，與新教育，為不二之法門」¹⁸，同時也認同「教育者尤為培養人才之元素」¹⁹，這與月霞法師觀點一致。烏目山僧也是羅迦陵和月霞法師之間的橋樑，為華嚴大學在哈同花園成功創辦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1912（民國1年）月霞法師在洪山講楞嚴經，黃宗仰與狄楚青、濮一乘等居士一同前往，黃宗仰並賦詩一首²⁰。當時月霞法師正在上海「邀請各報館主筆為佛教興輪之護持」²¹，之後受狄楚青居士邀請，月霞法師在《時報》館樓上將《大乘起信論》。之後在烏目山僧以及狄楚青等居士的推動下，月霞法師到哈同花園內講經，得到了羅迦陵居士的資助，創辦了華嚴大學。當時上海的居士對月霞法師極為仰慕，積極為其組織講經和弘法活動。

1914年，在哈同花園的華嚴大學開始招生，於當年春天發放招生簡章。持松

¹⁵ 沈替，《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頁20。

¹⁶ 沈替，《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頁21。

¹⁷ 沈替，《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頁173。

¹⁸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年，第1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頁36。

¹⁹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年，第1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頁36。

²⁰ 烏目山僧：〈聽月霞法師講楞嚴了義，賦呈狄楚青、濮一乘、陳彥通、方重審諸君正和〉，《佛學從報》，1912年，第1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頁159。

內容：松浦潮汐靜，春過穀雨天。晴旭撥印翳，萬卉爭華妍。遠公匡廬至，頹伽開經筵。結跏平等座，楞嚴義敷宣。勝因法會集，淨侶來聯翩。阿耨楊枝水，飛流潤大千。五空亭萬有，塵海垂青蓮。卍字花光湧，梵音鳥語闌。十番辨見地，七處征心淵。法起仗境執，境由心妄牽。心寂法無立，法爾心不偏。心法既雙遣，一真脫使纏。根塵識俱幻，性覺妙隨緣。見見不能及，明明非自然。七大真空性，三種智圓。諦觀第一義，如是呈現前。會中推龍象，一乘與葆賢。長者有方叔，居士號鶴年。彥通及重審，鹹荷宏法局。析疑瞻佛頂，請益心彌虔。願解如實理，妙契絕言詮。苾芻無漏眾，正覺皈依先。其餘清淨士，受持白業堅。慚餘黏夙習，猶耽文字禪。

²¹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年，第11卷，第3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5卷》，頁84。

法師也提到過「乃於甲寅春，復之歸元寺。聽安可法師講楞嚴經，不能解。適座間有人傳示簡章，知先師月霞和尚創辦華嚴大學於滬上愛儷園，欣然束裝投試，幸蒙攝受」²²，其中甲寅年就是 1914 年。發放簡章之後，在 1914 年秋天正式開學。

（二）華嚴大學變遷

1、遷出哈同花園

華嚴大學創辦為僧眾提供了一個能夠學習的穩定環境，不幸的是「約兩月餘，有異教人某從中作障，遂中止」²³，開學僅僅不到 3 個月便被迫停止。南亭法師曾經提及「哈同夫人身邊有個基督教徒，叫姬覺彌，挑唆哈同夫人說，『學僧們每月初一、十五皆向老法師禮拜，你是苑主，照理也應該向你禮拜。』哈同夫人就向月老提出這個要求，被月老罵一頓。華嚴大學也因此而解散了」²⁴。哈同夫婦要求學僧禮拜是華嚴大學遷出哈同花園的導火索。但是導致其結果是需要一段過程的，這就與提到的異教徒有關。

至於異教徒是誰，韓朝忠學者猜測「異教徒『某』應該指的是姬覺彌」²⁵。但是，筆者認為姬覺彌並不是基督教徒。姬覺彌，本姓潘，名林，佛號佛陀。「羅迦陵篤信佛教，潘林自稱佛徒，爾後黃宗仰為他取號佛陀」²⁶，然後自己改姓為姬，名覺彌，並且「早年篤信」佛教，新中國成立後，曾以「知名佛教信徒」²⁷自居，根據與哈同夫人有交往的廖克玉先生稱：「姬覺彌是個和尚」²⁸。姬覺彌在民國二十六年分別發表過〈大智度論敘〉²⁹和〈瑜伽師地論敘〉³⁰。這都表明他並不是一個基督教徒，而是一個佛教徒。但他又不是一個完完全全純正的佛教徒，他只是為了討好哈同夫人羅迦陵，才自稱為佛教徒。在姬覺彌發表〈大智度論敘〉和〈瑜伽師地論敘〉之前，羅迦陵也發表過〈瑜伽師地論敘〉³¹和〈大智度論敘〉³²。

²² 持松法師：〈自述〉，《覺有情》，1941 年，第 3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 61 卷》，頁 167-168。

²³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²⁴ 南亭：〈中國華嚴宗概況〉，收錄於範觀瀾《華嚴文匯》，頁 276。

²⁵ 韓朝忠，〈近代華嚴宗僧教育研究〉，頁 138。

²⁶ 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頁 794。

²⁷ 周家珍，《20 世紀中華人物名字號詞典》，頁 317。

²⁸ 陳鴻祥，《王國維與近代東西方學人》，頁 451。

²⁹ 姬覺彌，〈大智度論敘〉，《佛學月半刊》，1937 年，第 21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55 卷》，頁 378。

³⁰ 姬覺彌，〈大智度論敘〉，《佛學月半刊》，1937 年，第 21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55 卷》，頁 394-397。

³¹ 羅迦陵，〈瑜伽師地論敘〉，《佛學月半刊》，1931 年，第 21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55 卷》，頁 377。

³² 羅迦陵，〈瑜伽師地論敘〉，《佛學月半刊》，1931 年，第 21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55 卷》，頁 377。

筆者認為華嚴大學遷出哈同花園，並不全是因為這個姬覺彌，他只是一個導火索。在哈同花園內，主人畢竟是哈同和羅迦陵，姬覺彌身為一個總管，即使有想法也沒有能力隨心所欲。所以其排擠走華嚴大學，創辦倉聖學校，也是順應了主人的心意。哈同在上海過的風生水起有一部分原因是看時局看的準確。1914年正值袁世凱復辟，全國上下掀起復古潮流。哈同身為商人，政治眼光是必須具備的，又加上月霞法師曾經因為在京的言論，遭到袁世凱的憤恨，所以哈同便想方設法讓月霞法師離開。因為烏目山僧也與革命派有關聯，姬覺彌於私心趁機排擠走了黃宗仰。這樣華嚴大學失去了得力的助手，加之哈同花園之內也並不適合學校繼續辦學，月霞法師便帶著華嚴大學搬走了。之後哈同和姬覺彌便順應復古之風，創辦了倉聖明智大學、中學、小學和女校，「還仿照古禮祭祀倉聖」³³。所以哈同的私心是華嚴大學遷出哈同花園的關鍵原因。

2、遷往杭州海潮寺

華嚴大學搬出哈同花園之後，遷去了杭州海潮寺。關於華嚴大學中止時間記載在持松法師「約兩月餘，有異教人某從中作障，遂中止。法師為法心傷。甚至淚如雨下者不知凡幾也。幸滬上護法居士諸山長老，議遷學於杭州海潮寺」³⁴，具體的遷出哈同花園的時間沒有提，但是可以得出是開學兩個月有餘搬出哈同花園。按照華嚴大學開學時間為1914年秋初，兩月有餘應該到了秋末冬初，也就是華嚴大學離開哈同花園的時間在1914年秋末冬初。

華嚴大學從上海哈同花園遷出，月霞法師以及學僧們並沒有立即搬去杭州海潮寺，而是暫時停留在上海留雲寺。上海留雲寺作為杭州海潮寺下院，留雲寺的住持「應乾和尚護持之」³⁵，極力邀請月霞法師及全體師生「遷至留雲寺暫住」³⁶。受應乾法師邀請先到留雲寺暫避是最好的選擇，也為繼續尋找辦學地點做簡單準備，有一個緩衝期。其次，經過月霞法師、留雲寺住持應乾法師、杭州海潮寺住持虛孔法師商議決定，華嚴大學遷至海潮寺，月霞法師負責教學，海潮寺提供屋舍，留雲寺負責經費，這為華嚴大學繼續辦學提供了保障。

月霞法師及學僧們在上海留雲寺暫留之後，於「民國三年冬」³⁷將前身為華嚴

³³ 李道昌，《大冒險家哈同》，頁28。

³⁴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年，第11卷，第3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5卷》頁84。

³⁵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年，第11卷，第3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5卷》頁84。

³⁶ 朱少偉，〈留雲寺滄桑〉，《漸宜齋劄記》，頁219。

³⁷ 〈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頁741。

大學的「中華佛教華嚴大學」建設在「浙省望江門外海潮寺」³⁸。中華佛教華嚴大學於「十二月初八日開校肄業」³⁹，並「用稽大乘密藏，講說方廣華嚴詳訂約規，以自利利他為行，博采程範，以修觀習教為宗」⁴⁰辦學，為華嚴義學發展和傳播培養僧材。

3、遷出海潮寺，擬遷至九華山

中華佛教華嚴大學開辦兩年，僧材教育「漸臻發達」⁴¹，月霞法師於 1916（民國 5 年），提議遷出浙江海潮寺，擬遷至九華山東崖寺。

海潮寺關於遷出海潮寺的原因，首先海潮寺「地近城市，過於喧囂」⁴²，月霞法師認為僧校應該以清淨為基礎。其次，安慶迎江寺邀請月霞法師傳戒，法師剛離開杭州到安徽，就有軍隊駐紮在海潮寺，軍隊的駐紮對於華嚴大學繼續辦學是不利的，是華嚴大學遷出海潮寺的直接原因。

於是月霞法師與東崖寺住持心堅法師「接洽商妥」⁴³，「擬遷移安徽青陽縣大九華山東崖寺」⁴⁴。並囑咐其弟子智光法師，遷至九華山，雖然智光「承旨，率眾抵至九華山」⁴⁵，但法師因為身體原因「以胃疾復發，未果」⁴⁶，華嚴大學沒能繼續辦下去。

4、後續發展

1917（民國 6 年）月霞法師應「破山主錢氏之情」⁴⁷到常熟興福寺邀請任住持。

³⁸ 〈安徽省長倪嗣冲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頁 741。

³⁹ 〈內務部致浙江巡按使咨（9 月 6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頁 741。

⁴⁰ 〈浙江巡按史屈映光致內務總長咨（8 月 21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頁 738。

⁴¹ 〈安徽省長倪嗣冲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頁 741。

⁴² 〈安徽省長倪嗣冲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頁 741。

⁴³ 〈安徽省長倪嗣冲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頁 741。

⁴⁴ 〈安徽省長倪嗣冲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頁 741。

⁴⁵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⁴⁶ 持松，〈月霞法師傳略〉，《覺有情半月刊》，1942 年，第 62、62 期合刊。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89 卷》，頁 70。

⁴⁷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法師「率學生十餘輩，至常熟破山興福寺，見其地幽靜」⁴⁸，想繼續創辦華嚴大學。可惜未及百日，月霞法師胃病復發之後於 1917 年圓寂，續辦華嚴大學的事情也被擱置。月霞法師圓寂後，興福寺由其弟子持松法師親受法印傳燈。持松法師於 1920（民國 9 年）夏在興福寺創辦華嚴大學預科，這也算華嚴大學的延續。但是由於資金供應不足，於 1921（民國 10 年）冬結束。

華嚴大學創辦及發展頗多曲折與艱難，但是由於月霞法師不斷堅持以及應慈法師鼎力相助，華嚴大學堅強地培養了一匹優秀僧眾。之後華嚴大學第一批畢業生的繼承師志，在各地開辦或任教佛教大學。了塵法師和戒塵法師於 1921（民國 10 年）年，在湖北漢口九蓮寺創辦華嚴大學；1924（民國 13 年），慈舟法師和戒塵法師應常熟興福寺主持惠宗法師邀請，任教於法界學院；應慈法師於 1925（民國 14 年）應常州清涼寺主持靜波和尚邀請，創辦常州清涼學院等。

三、華嚴大學概況

華嚴大學以「提倡佛教，研究華嚴，兼學方等經論，自利利他」⁴⁹為宗旨。華嚴大學的創立目的是提倡佛教，側重點在華嚴經學，其他經論作為輔助。「自利利他」是當時提倡佛教教育的口號，烏目山僧也提到過在僧教育中「以自利利他為先覺」⁵⁰。正因為學校主要是研究華嚴，附加學習其他經論，所以定名為華嚴大學。另外學校地址設在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花園內，也就是羅迦陵和他丈夫哈同所在的愛儷園。華嚴大學計畫招收住宿生 60 人，其中包括 48 個正班生，12 個預班生，不限制走讀人數。筆者將華嚴大學的其他概況分為兩部分：學校制度、課程設置。

（一）學校制度

華嚴大學在其招生簡章中，體現出其制定的相關制度和規定。並提到開學之後便實行這些相關制度和規定，如需變動再進行商議。華嚴大學的規章制度主要是對學生以及修學的要求，筆者將華嚴大學的規章分為學生要求和修學要求。

1、學生要求

（1）入學資格⁵¹：

⁴⁸ 持松，〈月霞法師傳略〉，《覺有情半月刊》，1942 年，第 62、62 期合刊。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89 卷》，頁 70。

⁴⁹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0。

⁵⁰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1 卷》，頁 37。

⁵¹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出家人住過禪堂，品行端嚴，無諸嗜好。在家人具有居士資格者。

文理通達，能閱經疏者。

20-35 歲。

無分中外遠近地域。

(2) 入學介紹⁵²：

凡有志向來學習的人，除了具有入學資格之外，還需要帶以下兩種人的介紹書信，經本校允許後才能入學。

本埠在政商學界中，並為本校所認識的人。

本埠各寺住持，為本校所認識的人。

(3) 獎罰⁵³：

學生應該遵守學校的各種規則；行檢純正，修業精勤的學生，由教習記錄分數，月考、期考的時候總結分數。進步的優秀學生進行獎勵，有過錯扣分的學生將進行處罰。

獎勵：語言獎勵、實物獎勵。

懲罰：語言懲罰、扣分懲罰。

華嚴大學對於學生要求方面是比較嚴格的。從中可以看出，來學習的僧人要具備基本的佛學知識，通過這樣的篩選，大大提高了前來報名的僧人的品質。對於學生的年齡控制在 20-35 歲，再小一些的學生可能很難管制，再大一些的學生在學習能力以及學習經歷上可能並不理想，所以這個年齡段是比較理想的，理解能力和實踐能力都具備，有利於學習和領悟經義。全國範圍內的招生，不設置地域的限制，意味著生源範圍廣泛，從而優秀僧人前來學習的幾率會提高。另外，華嚴大學從源頭就排除了一些有可能濫竽充數的人，因為來學習的學生需要同時具備政商學界和寺院住持的介紹信，能得到這些介紹信的僧人，其能力是具備的。設置獎罰制度，不僅能很有效地管理學生，還能激勵每個學生向上、向善，指導每個學生向好的方向發展。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1-132。

⁵²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2。

⁵³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3。

2、修學要求

(1) 學費⁵⁴：

學費、膳宿費、經書、紙墨等費、醫藥費均由學校資助。

(2) 年期⁵⁵：

三年為一修年期。

(3) 學期⁵⁶：

每半學年為一學期。

(4) 休假⁵⁷：

依世界通例，每週6天上課，一天休息沐浴；不放寒暑假。

四月初八和十二月初八日各放假一天。

病假：凡有學生生病。經過校長允許，可請假到病堂治療。

(5) 畢業⁵⁸：

佛學本無止境，更沒有畢業可言。但如今依俗定三年為一個完整的修業期，期滿為畢業。大考合格者頒發文憑，並推薦到其他地方以促進佛教發展。大考不及格者，留校補習一年在進行考試，考試通過後仍頒發文憑。

華嚴大學對於修學的要求也是比較嚴格的。從中可以看出，達到了華嚴大學對學生的要求，並成功錄取的學生，學校不收取費用。從經濟上為僧材學習提供了條件，學生不必因為經濟問題困擾，這樣可以讓學生更加安心和無雜念地學習，對於學習品質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學生的修學時間是很長的，三年內不放寒暑假，除了校長親自允許的病假之外，放假只在浴佛節和臘八節。並且每週用一天沐浴休息，其實這一天只用上午沐浴休息，下午就進行作文。由此可以看出學生

⁵⁴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1。

⁵⁵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2。

⁵⁶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2。

⁵⁷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2。

⁵⁸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3。

學習時間很緊湊，這樣對所學知識的鞏固和加深是很有必要的。學生在畢業考試合格之後，方可得到文憑畢業，如果不合格，可以復習一年，等待第二年的考試。華嚴大學對於畢業生的要求是高的，如果沒有達到必要要求，需要再學習再考試，直到通過考試，達到要求才會頒發畢業證。

華嚴大學的學校制度比較完善，對學生和修學都提出了比較嚴格的要求。學僧的人學資格和憑證、學費、學期要求、獎罰、畢業等方面做出了詳盡的要求。達到了從源頭優化學僧，從過程培養學僧，從結果成就學僧的辦學目的。

(二) 課程設置

1、學年課程

表 1⁵⁹

	正班	預班
第一學年	讀經：華嚴教義並普賢行願品方等，維摩經	讀經：同正班
	講經：唐譯華嚴經	講經：同正班
	講論：華嚴諸述	講論：大乘起信論，八議規矩等，並講戒律
	講戒：四分戒本	開法數：賢首法數等
	修觀：坐禪，習華嚴宗諸觀行	學觀行：坐禪，習華嚴五蘊觀及諸觀等
	作文：發揮華嚴經義	無
	習字：學習大小楷書	習文字：翻譯名義集等
第二學年	同第一學年	無預班
第三學年	同第一學年	無預班

學年課程設置上，正班和預班都是三年為完整的修業年期，但是在第一學年中，基礎較好的正班生與基礎較差的預班學生的課程內容不一樣，從第二學年起，預班和正班課程是一樣的，也就不存在正班和預班之分。從學習內容可以看出，

⁵⁹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0-131。

預班生的內容更基礎，需要學習基本戒律以及一些基本知識，沒有發揮華嚴經義的作文課。從第二年開始，預班才與正班學習內容一致。分開教學，對於僧材的培養是很有利的，基礎差的補基礎，基礎有的不需要浪費時間在基礎上，對於學校資源也做到了合理利用。華嚴大學的學生學習內容除了圍繞佛經、戒律之外，注重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通過文章宣傳華嚴經學，也從一定程度提高了對於華嚴學研究的水準。並且學習內容是比較純粹的，之後的一些佛教學校會在課程中加入地理、數學、社會學、外文等課程，目的是讓學生全面發展，可是對於學生而言會分散本職學習的精力。所以說，華嚴大學的學年課程體現出其專業性，為專門培養弘揚華嚴義學的僧材鞏固了基本知識，加強了弘法能力。

2、課程表

表 2⁶⁰

課程	春秋時間 (立春起立夏止， 立秋起立冬止)	夏時間 (立夏起立秋止)	冬時間 (立冬起立春止)
坐禪習觀	早三時起	早三時起	早四時起
早膳	五時半	五時	六時半
講論	七時半	七時	八時
讀經	八時半	八時	九時
溫習	九時半	九時	十時
午膳	十一時	十一時	十一時
坐禪習觀	十二時	十二時	十二時
華嚴正	午一時	午一時	午一時
又	二時	二時	二時
溫習	三時	三時	三時
自由運動	四時	四時	四時

⁶⁰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4。

課程	春秋時間 (立春起立夏止， 立秋起立冬止)	夏時間 (立夏起立秋止)	冬時間 (立冬起立春止)
放養息	五時	五時	
晚膳	六時	六時	六時
坐禪習觀	七時	七時	七時
讀誦溫習	八時	八時	八時
又	九時	九時	九時
放養息	十時	九時半	十時
每逢星期上午洗衣沐浴，下午作文			

3、考試

表 3⁶¹

考試名稱	考試頻率
常考	每星期一次
月考	每月一次
期考	每學期一次，也就是半年一次
大考	畢業考試，三年一次

課程表中可以看出，每天學生學習的時間在十四個小時左右，學習時間很長，課程安排緊湊，時間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學習成果得到了良好的鞏固。學習時間也會跟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並不會一成不變，對於學生而言，比較人性化。另外，華嚴大學考試設置的頻率很高，每星期的常考，每月的月考，每學期的期考，這不僅僅是檢驗學生的途徑，也是對學生鞏固、熟悉、深化知識很有利的方法。

華嚴大學的課程設置，目的是完善僧人僧格；提高僧人綜合素質；培養專門僧材；促進華嚴義學發展。首先為了促進僧人自身僧格的養成。嚴格的時間表，充分利用了每天的時間，對於僧人堅守自律意識有重要意義。安排的考試不僅能

⁶¹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年，第10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4卷》，頁133。

夠檢驗和鞏固所學知識，對於僧人自我反省意識的提高有促進作用。其次為了提高僧人綜合素質。課程的內容設置包括：經文、戒律、習作、翻譯、書法等，能全面提高僧人的綜合素質，對於改善僧人風氣有重要意義。再次為了培養專門弘揚華嚴義學的僧材。學校主要學習內容圍繞華嚴經義的學習和作文，專業性突出，強調專門性與專一性，目的明確的培養華嚴一脈的弘法僧人。最後為了促進華嚴義學發展，通過課程的學習、考試，僧人對於經文的理解、解釋、闡述能力均得到提升，由此能夠更好更深入地弘揚華嚴義學，促進其發展。

從華嚴大學的概況可以看出，華嚴大學不僅為華嚴義學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的人才，也為以後的佛教學校提供了很好的範本。華嚴大學的概況中，簡單介紹了華嚴大學的來源，以及相關規定和課程設置。涉及到的內容，都很細緻和具體。還可以看到，在華嚴大學畢業之後的“就業前途”是很光明的，由學校分配或者推薦到其他地方或寺院弘揚華嚴，為促進佛教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又強調學佛無止境，畢業並不是結束，而是新的學習的開始。雖然華嚴大學因為寄人籬下，沒有自己的場地，規模有限，招生人數少。但是正因為人數少，才能對學生進行更細緻的輔導和教授。從華嚴大學的相關規定以及課程設置可以看出，華嚴大學對於學生學習和生活的要求是很高的。經過嚴格的修學之後，畢業生的僧人水準很高。所以，華嚴大學為近代華嚴義學的發展提供了優秀的僧材，也為華嚴經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華嚴大學「消失」的原因

華嚴大學對華嚴經學以及整個佛教的發展意義重大，可是只有一屆學生圓滿畢業。造成華嚴大學多次遷址，最終「消失」的原因，筆者從經濟原因、組織原因、時局原因三個方面論述。

（一）經濟原因

華嚴大學沒有始終如一地開辦下去，歷經多次遷址，可謂是歷經磨難。造成華嚴大學如此之境況的原因之一就是經濟不獨立。依靠哈同夫婦資助，一旦哈同夫婦斷絕資金，華嚴大學則沒有辦法繼續進行下去，寄人籬下的華嚴大學，總是沒有很充足的底氣。經濟不獨立是華嚴大學多災多難的重要原因。

（二）組織原因

組織力量薄弱，華嚴大學創辦以及發展，全憑月霞法師一人勞心勞力，雖然有助手應慈法師，但承擔整個學校發展的責任，這些人是僅僅不夠的。持松、常惺、智光等法師都是經過在華嚴大學學習之後，才可以獨當一面的，然而在華嚴

大學的創辦初期以及發展階段，月霞法師在華嚴大學培養的僧材沒有實質性的幫助。雖有黃宗仰在愛儷園幫助承辦華嚴大學，但是因為姬覺彌的出現，使哈同夫婦，尤其是羅迦陵失去對黃宗仰的崇拜與信任，導致其離開哈同花園，導致月霞法師更加孤身一人面對如此境地。雖然加之居士的幫助，如狄耿青、濮一乘、康有為等居士，但是適時正處於民國動亂階段，居士大都是知識份子，除了信奉佛教同時也與動盪的時局牽扯在一起，所以很難專一地幫助月霞法師進行佛教的宣傳。華嚴大學組織力量薄弱，也是華嚴大學難能維持下去的原因之一。

（三）時局原因

時局動盪也沒有為華嚴大學的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法師（月霞法師）適皖，海潮寺遂為軍駐，法師因囑遷學九華山」⁶²，月霞法師受安慶迎江寺的邀請，剛到了安徽，海潮寺就為軍隊駐紮。至於駐紮原因，智光法師沒有提及，只提到了月霞法師囑咐將學校遷到九華山。這也是造成華嚴大學第三次遷址的直接原因。民國時期，動盪的時局沒有為創辦、發展學校，弘揚佛法創造良好的環境。

即使華嚴大學在經濟、組織、時局等原因擾亂之下，遭受到諸多外界壓力和打擊，但是其在艱難環境下培育出來的僧人極其優秀，為之後華嚴義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五、華嚴大學的影響

華嚴大學雖然存在時間短，而且經歷波折，遭遇多次遷移學校。但是其影響不容小覷。

（一）促進了華嚴義學發展

華嚴大學主要以弘揚華嚴為目標，從課程設置中的學年學習的內容可以看出，雖然兼備其他學習內容，但主要是以華嚴義學為主。並且非常重視學生對於華嚴經學的闡述與寫作，為華嚴義學的宣傳和傳播奠定了基礎。華嚴大學的目標就是培育弘揚華嚴的優秀僧人，弘揚華嚴義學，促進華嚴學的發展。通過華嚴大學，華嚴義學的發展具備了堅實的知識和僧人基礎，所以華嚴義學得到了更好地發展。

（二）培養了優秀僧人

華嚴大學培養了大量的優秀僧人，如常惺、慈舟、持松、了塵、戒塵、智光

⁶²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年，第11卷，第3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5卷》，頁84。

等法師都在華嚴大學學習並順利畢業。畢業後分散各地之後創辦了華嚴大學，為弘揚華嚴學，促進佛教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越是艱難的環境越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勁頭，華嚴大學本身的經歷並不順利，所以學生跟著學習的經歷也不一定很順利，但是在如此情況下培育出來的學生，在之後的學習和發展中，不斷進步，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法師，並促進了弘揚華嚴與佛教的發展。

（三）提供了僧教育範本

華嚴大學也為之後的僧教育提供了一個範本。前文提到過，民國時期，僧眾的人數很多，但是僧眾的素質水準很低，「矧今社會進化，人道益彰，詎容仰賴十方。自甘疲茶，習恒蹈故，濫廁僧倫，上焉者厭世逃禪，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營養，貽玷梵林」⁶³，這是佛教衰頹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各大法師以及居士宣導進行佛教教育，「惟復古清規，與新教育，為不二之法門」⁶⁴，認為進行新式的僧教育是復興佛教的重要手段之一。華嚴大學培養僧眾，教育僧眾完善僧格，提高綜合素質，加強戒定慧三方面均衡培養，成功更新了佛教僧眾綜合素養，為之後僧教育提供了典範。

（四）更新了民國佛教風氣

華嚴大學更新了民國時期佛教風氣，為佛教復興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氛圍。首先，開啟了民國時期華嚴佛教大學的先河，之後各個寺院紛紛建立起自己的佛教大學或佛學院，從而具備了佛教更廣泛復興的土壤。其次，開啟僧智，僧人素質得到了提高，達到了精神和行為雙方位的進步。僧眾是弘揚佛法的基本條件，僧人素質的提高對於佛法更好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僧眾的進步完善了佛教復興的傳播手段。最後，引領了嚴格辦學的潮流，為華嚴僧教育開啟了典範。

華嚴大學的開辦對於弘揚華嚴義學，培養僧材，提供僧教育典範，更新民國風氣意義重大。華嚴大學是民國時期華嚴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華嚴教育的重要節點，更是佛教發展的重要環節。

華嚴大學是近代時期優秀的僧教育實踐，在當時一個重重壓力的環境下，對弘揚華嚴義學、發展佛教教義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華嚴大學的出現是時代的需要，雖然其創辦以及之後發展磨難重重，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遷址，以及在種種因素下導致華嚴大學「消失」，但是在月霞等眾法師的不斷堅持下，完成了一屆學僧的學習，並且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其辦學規定以及課程設置為之後華嚴學校

⁶³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年，第1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頁35。

⁶⁴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年，第1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頁36。

以及佛教學校提供了優秀學習的範本，華嚴大學培育出來的優秀學僧，都為近代華嚴一脈增光添彩。

參考文獻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1）。《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再版。
- 朱少偉（2010）。《漸宜齋笥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李明（2009）。〈民國時期僧教育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李恩績（1984）。《愛儷園夢影錄》。北京：生活·讀書·知新三聯書店。
- 李道昌（1979）。《大冒險家哈同》。北京，群眾出版社。
- 吳平（2000）。〈上海近代佛教的分期與特色〉。《佛教研究》9。頁 109-117。
- 何宗旺（2002）。〈居士與中國近代佛教復興運動〉。《長沙大學學報》3。頁 86-89。
- 沈寂（2009）。《上海大班·哈同外傳》。上海：學林出版社。
- 沈替（2008）。《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沈替（2010）。〈一代名僧黃宗仰與上海〉。《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頁 102-106。
- 沈替（2011）。〈近代社會語境與黃宗仰的佛學革新思想〉。《東吳學術》3。頁 48-57。
- 周家珍（2000）。《20世紀中華人物名字號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
- 紀華傳（2016）。〈中國近代佛教的主要內容及其時代特色〉。《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頁 78-84。
- 耿敬（2003）。〈「廟產興學」運動及佛教界的回應〉。《五臺山研究》2。頁 11-16。
- 陳玉堂（1993）。《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 陳兵，鄧子美（2000）。《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
- 陳鴻祥（1990）。《王國維與近代東西方學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麻天祥（2004）。〈中國近代佛教的再思考〉。《雲夢學刊》5。頁 25-29。
- 麻天祥（2005）。《晚晴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張珊珊（2014）。〈月霞法師復興華嚴之研究〉。中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習細平（2012）。〈中國近代佛教的困境與變革〉。《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5。頁 29-34。
- 黃宗仰著，沈替、唐文權編（2000）。《宗仰上人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黃夏年主編（2006）。《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北京：全國圖書文獻縮印複製中心。
- 黃夏年（2007）。〈近代中國佛教教育〉。《法音》4。頁 30-37。

- 黃夏年主編（2008）。《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北京：中國書店。
- 遊有維（1988）。《上海近代佛教簡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鄭逸梅著，鄭汝德整理（1990）。《藝林拾趣》。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 鄧子美（1999）。〈20世紀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回顧〉。《佛教文化》6。頁8-22。
- 範觀瀾（2007）。《華嚴文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韓朝忠（2015）。〈近代華嚴宗僧教育研究〉。《宗教學研究》4。頁137-143。
- 釋東初（1974）。《中國佛教近代史·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

